

八角塔下

钟肇政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八角塔下

钟肇政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郭枫主编·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

小说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曹晖 李昕
封面设计：柳泉

八角塔下
Bajiaota Xi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9}{16}$ 插页 2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820

ISBN 7-02-001340-6/I·1227 定价 6.40 元



作者在工作



上：和夫人在一起

下：1989年在日本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序

郭 枫

台湾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日益热烈。犹如江河汹涌，波涛澎湃，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对于此一问题，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编选一套文学选集，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于是诞生。

二

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一。

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社会，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如此，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实非一蹴可就。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在时间上，是合乎经济效益的。

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

第一、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我们认为：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应可得到公允。当然，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灿然绽开。

第二、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在台湾文坛上，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相激相荡，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则后现代艺术，魔幻手法，超现实主义，……林林总总，斗妍争奇。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变化、沉淀，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不过，我们在编选作品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执一义，不拘一家，让新潮作品，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

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编印的目标之二。

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二者根本的区别，是怎样写的问题，而非写什么的问题。

严肃文学，梦寐以求的是：创造艺术的美，张扬人性的善。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让崇高的人生理念，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终日与时间赛跑，大量制造速食作品；这些作品，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由此而兼得了。

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两性问题，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性的活动时，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以哀矜勿喜的态度，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作品写性，无关乎艺术或意义，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如此而已！

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色。不过，具有真情挚爱的作家，天性浑厚，胸怀悲悯，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

四

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或高举现代旗帜，或妄谈哲理玄学，或标榜异国

情调，或造作典雅、附庸风月；等而下之，则瞎拉胡扯，说鬼讲狐，描述畸恋，刻划情欲，……总体的倾向是，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

庸俗的流行文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是时代发展的过度现象。可是，从这方面看：严肃文学遭其浸蚀而消沉或矮化，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因此，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刊印台湾严肃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这套选集，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门类，择精拮华，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每家一集，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愿由该社出版。

编选工作，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

八角塔下

八角塔正在漂浮的夕阳残照里静静地鹄立在缀着白云的蓝天下。

我匍匐在草地上。草香与泥土味儿轻柔地抱拥着我的整个身子。

这宽敞的运动场，四顾没有一个人影，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与渺小感悄悄地钻入我的心房中。

噢，这么静——静得使我的少年之心一层一层地剥落着，溶解着……

“呀——”

“哦——”

从八角塔后面的武道场不停地传出打剑道的喊声，好像有两三对同学在那儿练武。在沉滞寂静的空气里，那喊声显得很清脆。

看看表，刚五点。还得再等上半个钟头才点名，晚饭。

“啊……”

我不知不觉地叫了一声，翻转身子仰躺下去。草叶尖刺在后颈上，起了一阵微疼的痒痒的感觉。

我发现到我在烦躁着。这些日子来，每当我无所事事而独处的时候，总会有相同的感受啃啮我的心胸。

是乡愁？不是吧，虽然我十分想家。是环境激发后的自

然现象？我不明白，但我倒明白在同学们当中，我常是快乐的。是那沉滞的空气？那鹄立的八角塔？

“嗡……”

我听到在剑道的喊声中时远时近地传来一种微弱的声响。然后我的耳朵上掀起了一阵轻风，起了一种痒痒的感觉。

是苍蝇吗？我摇了摇头伸手拂开它。那嗡嗡声又在耳畔响起来了。

半个钟头，点名，吃饭，自修，九点再点名……回到我那“学寮”^①是九点半。但愿今天的自修能缩短些，可是……回去学寮，嗯，那儿并不是我所喜欢的——不是讨厌它，但我不能喜欢它。

身子被重重地压着，我感到呼吸急促，他的双手紧紧地揪住我张开的手，榻榻米的席子使我被压的手背发疼。我猛地地挣扎，但那压下来的重量与力量远超过了我的能力。对方的腰部一下一下地撞着我的，好疼啊……

我猛摇两下头部，从幻觉苏醒了过来，那一幕光景又重现在眼前。被压的并不是我，而是石秋五郎，用身子揪住他的则是六室室长张宏三郎。

“室长——不要了，请你……不要了啊……”

石秋在下面蠕动着全身哀求着。那声音，好像就要哭了。

在上面压的人却不理睬这些。他的额角在渗着汗，屁股在痉挛地耸动着。许多六室的同学们在附近看着。

① 寮，日语词，宿舍的意思。

我是第四室的人，我不敢进去，只能在门口偷窥。我不能说明白我那时的感受，但我知我并不觉好玩、有趣。为什么六室室长要那样呢？那是什么意思呢？石秋一定很痛苦吧？不然他不会那样哀号。在这诧异与疑惑当中我感到有种奇怪的感觉在我体内升起，它使我想离开，又使我想看下去，同时轻轻的呕吐感在袭击着我。我的血行也加快了。

“当当——”

钟声响了，在钟声传进我耳朵的刹那，我的那些杂乱的思绪与呕吐感也倏然消失了。我霍地起身，拿起了身边的书包，朝八角塔跑去。

063080

二

我似乎是个天生就糊里糊涂的人，糊里糊涂地读完六年间的小学，糊里糊涂地参加离故乡不远处的一所——那也是故乡所属的州里头的唯一的——中学考试。当然我是落榜了，然后我父亲在我堂兄的怂恿下要我来到台湾北端的这一所私立中学投考。我又糊里糊涂地赴考。可是这一次竟然让我考取了。两个多月前，我被那位堂兄带着——他也正是刚在这所中学毕业，并且被留下来当事务员的——糊里糊涂地戴上中学的制帽穿上制服制鞋。

说起我的糊涂，可真算得上到家。小学时我从不知用功为何物。那些功课，除非是被迫不得不做，我就绝不肯做，仗着几分聪明，每个学期的成绩都在前面的五名之谱。考试落第，我也不懂得悲哀、懊悔。身外的事物，不管是与我有切身关系的，或者相反的，我都对之矇然。倒是有件事是颇教我这迟钝的心燃起一阵愤慨的火焰的，那就是校长的儿子——我故乡只有公学校^①，所以这位少爷每天乘巴士到镇上的小学校去读书，为了升学考试，晚上他也参加我们的补习。我们一块儿补习的只有八个人——其中七名也就是我那一届毕业生一百多名当中仅有的投考生——所以彼此的成绩

① 日据时小学分为公学校与小学校两种，前者专供本省人子弟就读，后者专容日人与少数特权本省人之子弟。——作者注

大家都很熟悉。在这八名当中，这位少爷的学力总是在五六名以后的，然而我们八个人一起去考那所公立中学校，结果取上了的，竟只有他一个人。这，似乎就是在我的幼小的心田里植下了“差别待遇”观念的第一桩事。然而，我的愤慨并没有持续多久，亲戚乡人们对这也当做当然而然的事而淡然置之。我呢，不消说，我那糊里糊涂的迟滞使得这一度燃烧起来的火焰很快地就熄灭了。

然而，进了这所中学以后我发现到再也不能够懵懵懂懂地混日子了。因为如今我是堂堂的一个中学生了！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堂堂一个中学生了。你们是被选出来的优秀分子，你们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将来都是要领导本岛人，走向全岛民‘皇民化’的光明大道的人物，诚惶诚恐地，明治天皇陛下曾在一首和歌里吟过，‘新高山下的民草们，如今也渐趋繁荣，余心为之欢悦’，这就是一视同仁，多么崇高伟大的慈爱呀，你们必须时时不忘记浩荡的皇恩，努力学习做个堂堂正正的皇民。特别是目前，全国一亿皇民，正在为完遂圣战而刻苦奋斗着，将来你们的报国之道是宽阔无限的……”

这些调调儿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可是当入学典礼时，那肥胖高大头顶秃得快光了的校长用严肃而宏亮的声音说这些话时，我不禁也打从心底紧张起来。

我不能说对这一番话有着完全的了解，诸如皇民化喽，一视同仁喽，完遂圣战喽，这些词儿只能在我心中形成一个模糊不可捉摸的概念，但我倒也清清楚楚地体会到，是的，如今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是个中学生了。

最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是服装上的变化。以前，要穿什

么样的衣服上学都是自由的，同学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赤着脚。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先生们对“台湾衫”的痛恨。我一直对台湾衫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只晓得它的钮子是布做的——用小布条卷起来做成绳子样的东西，一边是打几个结团成一个小团儿，另一边是用一样的小布条造成一个小圆圈儿，把这种小团儿跟小圆圈儿缝在衣襟两边，这就成了钮子了。这样的就是所谓之台湾衫，实则在我的感受里，它与普通的衣服相差是有限的。叫人莫名其妙的是何以从前的先生们要那样严厉地禁穿呢？我可以想出好些个因经常穿用这种衣裳而被先生殴打的旧日同学。其实他们是只有那种衣服的，不能穿，那就只有打赤膊来上学了。到底没有一个人敢光着身子来，所以每到星期一举行“服装检查”的时候，那些贫穷同学们便得挨骂挨揍了。

现在呢？上衣、衬衣、裤、鞋、帽等没有一种不是规定的，小腿上还得裹着绑腿。

先说帽子。它有皮革制的黑色帽舌，帽顶边缘用一个钢丝圈儿圈起来，帽顶绷得紧紧地，戴在头上重甸甸地。

制服是所谓之“国防色”布做的，开襟，左右各两个口袋，正中一排金光闪闪的钮扣，衣服上还系着一条黑皮带，把腰部紧紧地缚住。

脚上的是黑色长统皮鞋，踏在地上笃笃地响。

最使我惊异的是校徽：三片椰子叶图案，中心部分有个中字——大概这个中字就是代表中学的吧。这校徽在我身上泛滥着。帽徽不用说，金色钮扣、皮带扣子、衬衣的胸上，还有背的书包上，提的运动鞋袋上，没有一处不是那庄严的校徽，甚至手帕上也印着一个大校徽。